

美国现代诗选



美国现代诗选

下

赵毅衡 编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

罗伯特·潘·沃伦

(Robert Penn Warren, 1905——)

沃伦是美国当代诗坛中的前辈，是当代美国诗歌承上启下的人物之一，虽然他作为小说家比诗人重要。

二十年代初沃伦在梵得比尔大学读科学，十六岁时认识了兰色姆，才改攻文学，并参加了兰色姆等人的“逃亡者”诗派。在三十年代又成为新批评派评论家。他与克林斯·布鲁克斯合编的《理解诗歌》、《理解小说》等书，成为新批评派影响最大的著作。

沃伦长期在南方各大学执教，一九五〇年起主持耶鲁大学文学系，与克林斯·布鲁克斯，雷奈·威莱克，W.K. 维姆萨特等人形成新批评派的后期中心“耶鲁集团”。一九七三年退休。

沃伦与“逃亡者—新批评”集团其他人不同，他的理论文章不多，主要致力于创作。他的文学活动范围之广，现代美国作家几乎无人匹敌，他在长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文学理论、文学编辑等各方面，都有突出成绩，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《国王的全班人马》(1946)使他赢得盛名。

他的早年诗作受兰色姆的影响较大，但他诗作最多的

却是近期，六、七十年代他连续出版多本诗集，其中兰色姆提倡的玄学派形式主义的影响已不多，而有不少风格清新明朗的作品。尤其他的戏剧独白体诗，用碎句造成很强的节奏感，值得一读，某些诗中也多少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切。

世事沧桑话鸣鸟

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认不出是什么鸟，
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，
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
一样静。

多少年过去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
人已谢世，
而我站在远方，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
我最怀念的，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，而是
鸟鸣时那种宁静。

选自《你们，帝王》（1960）

白昼的方式*

我一路走来，
坐在树影里，
膝上放着书，但一无所思。

我凝视着
小儿子在下午的阳光中嬉戏。

痉挛，吵闹
夜起伏呼吸，燃烧，而星星
陨落。我记得什么？
我听见沼地的枭鹰整夜呼唤，
而远处汽车的前灯扫过房间。

我是个阴暗狡黠的家伙，
我从阴影里朝外看，
你一绺绺头发闪着阳光，
我看着你在阳光下嬉戏，
儿子，请你教我白昼的方式。

选自《时间的故事》(1966)

* 这是组诗《生活笔记》第十首。

事 件

黑鬼，年纪老了，又是个
女人，好象这还不够苦，又是个
穷人，鞋底上有个大洞

(我看得很清楚,你
躺在地上,是右脚)加上

孤苦无依(女儿远在
底特律,三年没信。儿子
在河上游监牢里,至少还知道
他在哪里)无亲无友,再加上

被解雇(就是今天的事,
太不公平,那个该死的
犹太女人——根本说不出
为什么是我打开那该死的
钱包,只不过看我的肤色
就认定是我)做人到这种地步

真够受的(是的,六十八了,
只好是什么样
就什么样,是的,瞧瞧
镜子,那就是
你自己,多少年
不做祷告了?)光活下去

就够受的——耶稣,
光活着就够受,难道还要

让人把尿(的确是
这么回事)从你身子里
压出来,用一辆1957年黄色
凯迪拉克车,开车的是个
波多黎各人^①,他来自
新泽西?

为什么他偏偏不是白人?^②

选自《化身》(1968)

① 原文spic,黑人俚语,指意大利或南美裔的人,在东部一带主要指波多黎各人。

② 诗的主角,一个黑人老妇,试图让自己被车撞伤而取得赔偿金。结果开车者非“纯白人”(也就是说,不太可能是富人),使她很失望。

夜是自己的*

夜是自己的。白天属于大家。白天
就象一条裤子,哪儿都能买到,你买了一条。

一天过完,你把裤子
挂在椅背上,它在小旅馆房间里闪闪发亮

但不至于使你睡不着。杰克醒着。呵,狱长,

再给点吗啡吧，你我

都是肉长的，你办公室黑地里，电话
象是有啥话要说，它会说

它不喜欢你，因为夜里各有各的故事，快活
总有痛苦。杰克在想他自个的快活事。他在流
汗，哦狱长，

再给点吗啡吧，我感到有个东西
软得象羽毛，在我心里说着，而且

血球在血流里磨，就象卵石
在溪水里，就凭这，我就知道

彗星在开会，它们用冰一样冷的蓝手指
梳着头发，他们的眼泪值钱得很，因此

我的头炸裂，开出花，象强盗的葬礼，不过这么嚷
嚷

没用，杰克反正醒着。哦狱长，再给点吗啡吧，

你今夜回家老婆会哭。她自己
也不明白为什么哭，那蜘蛛的复眼里看到

世界流了多少次血，蜘蛛多毛，就象犹太人耶稣，
象桃子被狠狠砸烂，你尝过蜘蛛的血，而且

蜘蛛还笑着，它明白。杰克醒着，哦狱长，
再来一支吗啡吧，你父亲并没有死。

他正从棺材匣里往外爬，而且你床边，黑地里，
你那老狗在叹气，好象良心，尾巴蔫蔫地敲着，它要

找老朋友，哪怕你现在送它到兽医那儿^①
它也会原谅你，因为时候到了，他受够了。哦狱
长，

再来一支吗啡吧，这个夏天太怕人，汗珠
叮住我的眼睛，药丸没用，夜里山上大火。狱长，

这里总得稍微变一变。杰克的案子只不过
一大堆中的一个。会来调查的，我告诉你。反正

夜是自己的，夜是自己的，有好多夜，狱长，
你别以为法律就管不到你。

选自《化身》(1968)

* 这首诗以戏剧独白体写一个老犯人杰克病重痛苦，要求打吗啡。

① 指狗太老了，让兽医用药毒死。

世界是个寓言

我得赶紧，赶到某处，
你不会去那里，你永远
不会在那里，我
必须去那个她方，那里
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因为只有
乌有才是真实的，它是
一个光的大海。世界
是个寓言，而我们
就是寓意。旁边的车子
开始动了，而意义
在我肚里开花，就象
一朵海棠，我不敢
说出它的名字——哦，司机！
看在上帝面上抢过这红灯，因为

现在正是时候，让我们都开始新的生活。

所有的神话学都承认这个事实。

选自《化身》(1968)

吹 啊， 西 风 *

我明白，我明白——虽然证据
早没了，能作证的也都死去，
吹呵，西风，快吹，而证据，喂，

早没了，风摇摆杉树，喂，
我明白茶隼^①挂在怀俄明
夕照映红胸脯，喂，那杉树

摇摆，我明白父亲嘴上
汗珠多么凉，他已死去
吹呵，西风，吹，摇摆杉树，我明白

童年时，有一次我蹲在溪边，
观察着，在阳光中，这捧水
从我手中点点滴下——水珠多么晶莹

但你全不相信，因为证据早已没了。

选自《或是》(1974)

* 这是组诗《生活笔记》的第三首。

① 一种鹰。

夜 之 鹰

从光的平面转入另一个平面，翅膀穿越
落日筑起的几何学与兰花，
飞出山峰阴影的黑色角度，骑着
最后一阵光线喧闹的雪崩
在松林上，在咽喉似的山谷上，
鹰来了。

他的翅膀

切下又一天。他的运动
象磨快的钢刀挥动，我们听见
时间之茎无声地倒下。

每根茎上都沉着地挂着金子，那是我们的错
误结成的。

看！看！他正攀上最后的光线
他既不知道时间，又不知道错误，不知道
在谁的永不宽恕的眼光下，这未被宽恕的世
界
摆进了黑影之中。

最后一个画眉
唱了很久，现在也静默了，最后一个蝙蝠
在尖削的象形文字中回翔。他的智慧
太古老，太宏大。星星
象柏拉图一般坚定，照在群山上。

要是没有风，我想我们能听到
地球在轴上转，格格地响，听到历史
在黑暗中点点滴滴，象地窖里漏水的管子。

选自《诗选集》(1976)

西奥多·罗斯克

(Theodore Roethke, 1909—1963)

罗斯克是四五十年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。他的诗既有当时占优势的艾略特—兰色姆诗风那种严谨的技巧，又有舒卷自如的节奏；他那种个性强烈的诗风融合了传统的技巧。至少他某些杰出的篇章是两种诗风的结合。

他的祖父是德国移民，在密执安州开一个花房。罗斯克自幼在温室周围游玩，后来当他开始写诗，这些动植物成为他诗中生动的题材和象征。

他在大学里读法律，有志做律师。但当他取得学位后，却彻悟他的一生事业应是写诗。经过长时间的摸索，三十三岁时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开门的房屋》(1941)，受到热烈赞扬。四十年代末，他的创作趋于成熟，到五十年代，他连续获得诗歌三大奖：《觉醒》(1953)获普利策奖；《说给风听》(1958)获全国图书奖和波林根奖。可惜的是，他有酗酒恶癖，一九六三年逝世于他创作力最鼎盛的时候。但他留于人世的不多的诗，已足以使他成为本世纪美国一个重要诗人。

他的未结集作品死后收集于《远方的土地》一书中，一

九六四年出版，一九六五年被追赠全国图书奖。可以说，一直到六十年代末，他的诗名一直在上升。

罗斯克长期在大学里教授诗歌创作课程，他的学生中有好些后来成为有成就的诗人。

开门的房屋

我的秘密放声大呼。
我根本不需要舌头。
我心中有座开门的房屋
我所有的门全部开足：
一首眼睛写的诗章
我的爱情，毫无伪装。

我的真情全部预知，
连这痛苦也自行揭开，
我剥光自己直到骨头，
裸露就是我的盾牌。
我自己就是我的衣服，
我让灵魂毫无用处。

愤怒能延续很长时间，
而行动将说明真相
用严格纯粹的语言。
我叫那嘴停止撒谎：
为证明痛苦，愤怒